

重庆都市圈城乡融合类型分化与空间重构指引

——基于“功能—网络—区位”视角的解析

张 臻, 严爱琼, 闫晶晶, 李 鹏, 盛佳慧

【摘 要】梳理现有都市圈相关政策背景下的城乡融合研究进展,选取西南山地典型成长型都市圈——重庆都市圈作为案例,通过分析其特征与存在问题,构建“功能—网络—区位”视角下的都市圈城乡融合类型划分技术框架,识别重庆都市圈城乡融合发展的典型特征,并划分中心城区带动型、区城区带动型、强镇带动型、特色资源带动型等4种城乡空间融合发展模式,分区域、分类型提出规划指引。同时,以城乡融合发展单元为抓手构建空间治理体系,实现自然资源统筹管理和规划管控全域覆盖。

【关键词】成长型都市圈;城乡融合类型;地域功能;网络联系;西南山地;重庆都市圈

【文章编号】1006-0022(2025)08-0115-08 **【中图分类号】**TU984、F292 **【文献标志码】**B

【引文格式】张臻,严爱琼,闫晶晶,等.重庆都市圈城乡融合类型分化与空间重构指引:基于“功能—网络—区位”视角的解析[J].规划师,2025(8):115-122.

Typ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Guidelines for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Chongqing Metropolitan Circle: An Analysis from the "Function-Network-Location" Perspective/
ZHANG Zhen, YAN Aiqiong, YAN Jingjing, LI Peng, SHENG Jiahui

【Abstract】Based on current policies regarding metropolitan circle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s reviewed. Taking Chongqing Metropolitan Circle, a typical developing metropolitan circle in the southwestern mountainous region, as an example, a "function-network-location" technical framework for the typological categoriza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s established. This framework is used to identify its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four models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which are respectively driven by the central district, region-district cooperation, strong towns, and characteristic resources. Different planning guidelines are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ir areas and models. Meanwhile, the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unit is adopted as the basis for constructing the spatial governance system, which facilitates the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full-coverage planning governance.

【Keywords】developing metropolitan circle; type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local function; network connection; southwestern mountainous region; Chongqing Metropolitan Circle

0 引 言

都市圈作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紧密联系的功能性区域,对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如提升城乡产业、连通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等无疑具有重要作用^[1]。我国都市圈可划分为成熟型、成长型和培育型3类,其中成长型都市圈包括重庆都市圈、成都都市圈等17个,承载了全国28%的人口、33%的经济总量,是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

2019年颁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在都市圈率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将推进都市圈建设列为国家每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这也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2024年7月,国务院印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提出要实施现代化都市圈培育行动,依托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周边市县共同发展,充分释放新型城镇化蕴藏的巨大内需潜力。因此,构建高品质的乡村空间与培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项目(2023YFC3804805)、重庆市技术预见与制度创新项目(cstc2021jsyj-zzysbAX0016)

【作者简介】张 臻,博士,正高级工程师,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体规划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107472128@qq.com

严爱琼,通信作者,硕士,正高级工程师,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2932822392@qq.com

闫晶晶,硕士,正高级工程师,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体规划与战略研究所总工程师。

李 鹏,硕士,正高级工程师,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创新与政策研究中心总工程师。

盛佳慧,硕士,工程师,现任职于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信息数据中心。

育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并重^[2]，成为都市圈空间发展的关键内容。

城乡融合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城乡融合的本质不是消除乡村，而是打破二元结构，确保乡村对标于城镇的主体地位^[3]，在促进城乡发展要素自由流动、公平与共享的基础上实现城乡协调和一体化发展^[4]。重庆在2007年被列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城乡融合发展具有广泛基础。在2019年《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公布的11个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中，重庆西部片区位列其中，包括荣昌、潼南、大足、合川、铜梁、永川、璧山、江津、巴南等9个区，全部位于重庆都市圈，面积为15 323 m²，占重庆都市圈面积的44%。作为典型的成长型都市圈，重庆都市圈的空间形态特征与沿海发达地区城镇空间高密度、连绵化的特征不同，其地形地貌多样复杂、资源要素更加分散、乡村空间占比更高，城乡关系演进还处于城乡各半的城镇化中期阶段，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心在农村、推动力仍在城市^[5]。因此，以城带乡促进城乡融合，让都市圈乡村地区广泛参与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分工，具有现实性和必要性。本研究以重庆都市圈为案例探究城乡融合发展策略，促进城乡资源要素自由交互，塑造新型城乡关系，对于全国成长型都市圈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1 重庆都市圈城乡空间发展特征

重庆都市圈独特的地理格局造就了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由于众多山脉与丘陵分布其中，城镇形态以多中心、组团式为主，乡村空间广袤，交通通道密集。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重庆都市圈的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发展差距逐渐缩小，

主要体现在城市资本局部下乡、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等方面，但广大乡村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在城乡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自然资源禀赋和优秀历史文化尚未转化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动力，乡村振兴依然任重而道远。

1.1 城乡空间本底概况

重庆都市圈内分布着重庆50%以上的城镇，形成了一个人口超过千万的特大城市、1个Ⅱ型大城市、6个中等城市、6个Ⅰ型小城市，现状城镇化率为75%。其中，有45%的城镇、村庄位于河流沿线、国/省道附近，农村居民点散布在陡坡山地、耕地、林地、园地中。全域城乡空间要素交织，根据重庆都市圈现状核心—外围圈层结构，形成了中心城区和周边城市两大空间区域。

中心城区是重庆都市圈城乡融合发展的强劲动力源，仍分布着90个城中村，局部地区呈现都市、乡村交融布局的特征；中心城区内外环以外区域仍有大片农村，既是未来城镇空间的主要拓展区，也是超大城市山地特色资源较为典型的区域。中心城区外的周边城市相对独立发展，除合川、璧山、江津、永川等与中心城区局部连绵布局外，其余主要表现为城区带动小城镇、小城镇辐射乡村的发展方式，约有78%的村庄可在20 min内抵达城区或小城镇，共享商业服务和公共服务资源。随着农村产业多元化趋势和地域功能价值的整体发挥，璧山、潼南等地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观光农业强化与城市的功能联系，永川、荣昌、大足的农村凭借特色效益农业、有机农业为中心城区和邻近城市提供农产品，江津、南川等通过山地高效农业和生态旅游带动全域乡村发展，合川、涪陵等部分紧邻产业园区的村庄农业转移人口为城市提供了丰富劳动力和生活

配套服务人员。

1.2 关键问题和发展困境

城乡融合的空间格局尚未形成，亟待探索从区域差异走向区域均衡。重庆都市圈内不仅需要超大城市引领，引导高端要素集聚，还需要通过城乡协同缓解“大城市病”。但都市圈内部中心城区和其他区域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资源要素在都市圈内哪个区域、以何种方式实现城乡之间的流动，是从区域差异走向区域均衡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因此，都市圈不仅需要探索近域或跨区域均衡发展的方法，还需要关注不同区域如何围绕自身资源禀赋，在尊重城乡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差异化引导特定资源要素向特定优势地区流入，发挥带动周边融合发展的作用。

在乡村人口收缩背景下，亟待精准识别并及时优化城乡融合空间载体。一般而言，当城镇化水平达到80%后，城乡关系将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对比该标准，重庆都市圈未来还需要承接更多的乡村人口进入城镇空间。因此，需要明确城乡融合发展的模式并精准识别关键的承载空间，引导进城入镇的乡村人口腾退集体资源，盘活乡村闲置农房、低效设施等存量空间，推动城市工业集约集聚和周边农业规模化、现代化发展，形成紧凑集约的生活、生产空间和绿色空间体系。

城乡要素流动逐渐频繁，亟待探索促进城乡要素增值的有效路径。目前，重庆都市圈城乡之间人口、交通、产业、资金等基础性要素加速流动，但人才、物资、创新、文化等新质生产力要素向乡村流动还面临不少障碍。因此，需要重点关注都市圈产业、创新、商贸等功能体系的完善以及公共服务的区域共享，促进网络化的功能联系和高品质空间的

整体塑造,彰显城乡自然资本价值,推动城市型资源充分适应和融入乡村,实现城乡要素共同增值。

2 “功能—网络—区位”视角下的都市圈城乡融合类型划分技术框架

随着都市圈核心城市外溢效应的释放,核心城市、卫星城市、重点镇与周边地区如何构建分工明确、互利共赢的功能体系成为重要问题。因为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功能差异,这些功能地域的城乡融合特点、机制、阶段、规律、模式和政策各不相同,所以都市圈的城乡融合发展策略不能一概而论,需结合圈内不同区域的空间发展特征,开展城乡关系辨识、空间类型划分、融合模式构建与分类引导发展等系统性工作。首先,优先识别在自然、空间、产业、资源及文化等要素上具备紧密联系或具有类同特征的“地域功能单元”或“经济地理区划”,重点以“分区分类”理念为引领,基于地域功能特征识别,将具备协同潜力的镇村组合为差异化单元。其次,结合网络联系态势分析,认知城乡融合地域的结构、联系方向和联系强度,旨在打破“小、散、乱”的乡村空间格局,通过资源整合、产业协同与设施共享等,强化空间链接能力,统筹引导空间格局重构为功能协同互促的地域共同体,使得城乡融合区域在低密度条件下实现要素融合,避免均衡发力导致低效建设,实现精明增值^[6]。

此外,在日益开放、多向的网络关系中,城乡空间结构的内涵也超越了传统核心集聚模式,向开放、流动、多中心的网络化模式转变,推动城乡空间向功能多元化和结构网络化方向演绎,但传统功能分类方法较少涉及对空间联系的

分析探讨。受成长型都市圈内城镇空间要素集聚能力不同的影响,城乡空间网络虽然强调非层次性,但是网络节点仍具有等级性,不同区位下获取城镇空间正外部性的能力存在差异,功能价值和网络联系并未突破空间距离束缚,具有区位优势城乡空间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要素溢出^[7],因此有必要将城乡区位纳入成长型都市圈城乡融合研究视角。

本研究基于成长型都市圈特点,形成“功能—网络—区位”的研究视角^[6, 8],为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空间功能识别提供理论逻辑与路径方法。“功能”指的是地域功能,即城乡空间本体有益于外界的性质与功效,是空间价值属性的集中体现,具有在地性、多样性和空间异质性,映射着显性的“场所空间”。“网络”指的是网络体系,即多个空间单元间相互作用与联系,具有多中心、网络化、扁平化特征。网络体系不仅依托实体通道联系,还依托信息、知识、资本与技术等非实体要素联系,映射着隐性的“流动空间”^[6]。“区位”指的是城乡区位关系,区位条件分异本质上是各类资源要素跨区域联系和交换的空间可达性差异。本研究基于“功能—网络—区位”的交互共生,形成“全域分区分类—片区多维协同—中心腹地识别—统筹规划优化”四位

一体的规划路径(图1),为因地制宜形成分类指引、全域要素规划统筹提供分析基础,推动城乡体系由“以体量论等级”转为“以功能扬长板”,突破传统的“城市偏好”模式,走向依托功能特质实现全域价值传递的发展模式。

3 重庆都市圈城乡融合类型划分

基于重庆都市圈的空间尺度,既要明确区域内城乡融合总体格局,也要精准地为城乡融合提出差异化路径。结合前人研究^[6, 9-10],本研究明确以镇乡街为基本单元,分步骤建立“功能—网络—区位”评价指标体系,以揭示重庆都市圈城乡空间的功能类型和分异特征。

3.1 “功能—网络—区位”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3.1.1 基于地域功能评价维度指数

镇乡街地域功能的丰富性决定了评价维度的综合性。考虑到数据资料的可获得性,遵循代表性、可比性原则,从社会经济、农业种植、生产制造、生活服务4个维度构建重庆都市圈地域功能评价体系,并对原始指标数据进行离差标准化处理。

社会经济维度包括人口密度和GD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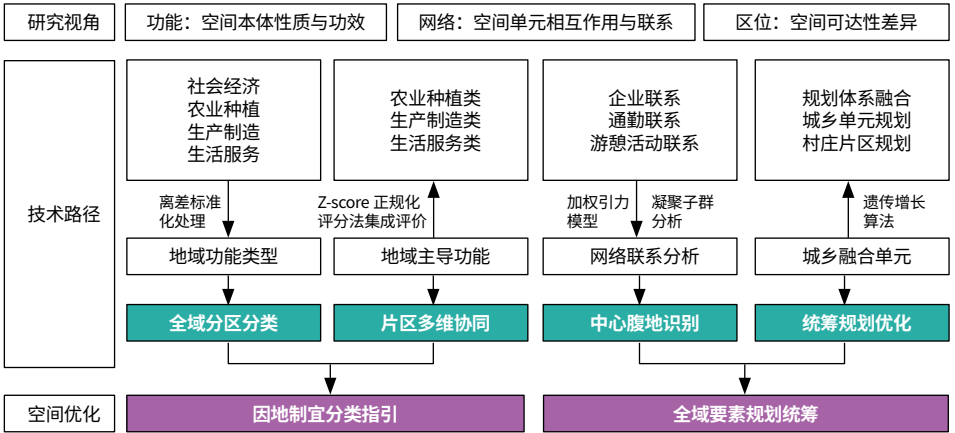


图1 “全域分区分类—片区多维协同—中心腹地识别—统筹规划优化”四位一体规划路径

指标。其中：人口密度反映镇乡街的人口活力，数据来源为 LandScan 全球人口动态统计分析数据集；GDP 是乡村地区经济发展现状的直接表征，数据来源为基于 DMSP-OLS 修正的 GDP 数据集。

农业种植维度包括耕地占比、第一产业企业数量两项指标。其中：耕地占比体现耕地资源禀赋，数据来源为全国第三次国土调查；第一产业企业数量表征从事农产品种植、林业采伐、渔业养殖的企业数量，数据来源为启信宝企业数据库。

生产制造维度包括第二产业 POI 数量、产业园区 POI 数量两项指标，反映了发展较为成型且具备一定知名度的制造业分布情况。以上数据来源均为高德 POI 数据。

生活服务维度体现在为区域提供休闲游憩、旅游度假等服务功能的能力，包括服务业 POI 数量（涵盖生活性服务业 POI 数量、生产性服务业 POI 数量）、重要景区数量（涵盖 A 级以上景区数量、风景名胜数量）两项指标，数据来源均为高德 POI 数据。具备一定知名度的餐饮、住宿产业所对应的服务业 POI 数量，能够直观体现休闲游憩设施的分布情况，风景名胜数量则反映单元内优质景观源密集程度。重庆都市圈各功能维度指标进行离差标准化处理后得分如表 1 所示。

结合区位特征，通过 Z-score 正规化评分法对地域功能进行集成评价，将都市圈全域功能细化为农业种植、生产制造和生活服务 3 类主导功能，明确各空间单元的现状优势功能。

3.1.2 基于流要素的网络联系分析

通过测度重庆都市圈镇乡街之间的网络联系强度，为判定中心与腹地的网络联系态势提供基础。首先，将手机信令、启信宝企业等多源数据流数据与功能属性数据相结合，耦合加权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空间相互作用模型、要素联系矩

阵等网络联系强度测度方法，以及地域功能特征、居民通勤、居民游憩和企业联系强度等参数，形成耦合网络关联度模型。融合熵权法和要素联系矩阵，采用加权引力模型对镇乡街单元间的功能引力强度进行定量研究，构建基于地理功能评价的网络模型。从流要素角度出发，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空间相互作用模型，构建都市圈流要素综合网络模型。采用凝聚子群分析方法，实现重庆都市圈范围内流要素的网络构建和中心识别。

3.1.3 基于遗传增长算法的聚类分析

基于区位条件、属性引力模型、流要素网络，采用遗传增长算法分析重庆都市圈现状片区中心与腹地空间特征。采用熵权法对重庆都市圈空间单元的“功能—网络—区位”评价结果进行集成分析，根据各维度指标因子的信息熵得分，确立指标因子的权重，通过遗传增长算法和镇乡街综合指数识别重庆都市圈中心与腹地范围。重庆都市圈属性一流要素综合评价权重赋值情况如表 2 所示。

3.2 城乡融合发展特征和态势

3.2.1 呈现不同等级城镇核心带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态势

基于企业分支机构数据与职住通勤人次的分析，中心城区与合川、璧山、江津形成了最为紧密的中心—外围发展区域，中心城区带动区域的核心作用明显。永川、涪陵、綦江等不仅与中心城区有产业关联，还与相邻区、镇的人流、客流、物流往来密切，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也逐渐凸显。在小城镇层面，江津白沙镇、长寿湖镇等小城镇已承担起对外开放、生态资源保障、创新制造发展、人文魅力彰显等特色节点功能。都市圈内部已呈现多中心网络化发展态势。

3.2.2 呈现城乡多功能的区域分异特征

通过分析经济社会发展、生活服务功能、生产制造功能等的空间分布，识别不同区位条件下镇乡已形成的带动区域发展的主导功能。例如：永川朱沱镇、南川水江镇、綦江东溪镇等综合型小城

表 1 重庆都市圈各功能维度指标离差标准化值

指标维度	维度得分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得分
社会经济	0.20	人口密度	0.15
		GDP	0.05
农业种植	0.54	耕地占比	0.41
		第一产业企业数量	0.13
生产制造	0.11	第二产业 POI 数量	0.07
		产业园区 POI 数量	0.04
生活服务	0.15	服务业 POI 数量	0.09
		重要景区数量	0.06

表 2 重庆都市圈属性一流要素综合评价权重

指标维度	权重	流数据指标	权重
社会经济	0.13	功能引力流动	0.08
农业种植	0.03	游憩人口流动	0.30
生产制造	0.59	职住人口流动	0.30
生活服务	0.25	企业分支机构	0.32

镇经济比较发达，具有较完善的城市职能，对邻近乡村有较强的吸引力，不仅是周边地区的集市贸易中心，还是吸纳符合条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农村经济的载体，更是联系城乡、服务农村的重要纽带；永川松溉古镇、长寿长寿湖镇、江津白沙镇、南川黎香湖镇、铜梁安居镇、潼南崇龛镇、荣昌盘龙镇等旅游服务型小城镇拥有不可再生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一方面具有一定的旅游服务能力，另一方面则需要协调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綦江赶水镇等商贸型小城镇具备电子商贸和传统商贸相结合的商贸集散特点，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现代服务业与物流功能；合川清平镇、大足万古镇、铜梁大庙镇、荣昌河包镇等产业型小城镇是区域工业产业布局中的重要部分，兼具工业生产配套服务功能。

3.2.3 呈现以主导功能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特征

通过 Z-score 正规化评分法对单项地域功能进行集成，全域划分为农业种植、生产制造、生活服务等不同城乡融合类型（图 2）。农业种植功能主导地区主要分布在广安、铜梁、大足西部、永川南部和长寿等地，由于该地区农民的生存发展主要依赖于农业生产，耕地保护要求高，通过与城镇建立现代化农业的联系，形成特色优势产业带。生产制造功能主导地区主要分布在潼南、璧山和江津靠近中心城区的区域，主要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延伸发展与农业相关的加工业、制造业，与城镇联合培育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实现城乡融合。生活服务主导地区主要分布在綦江、万盛、南川等地，由于农业资源丰富、乡村环境优美、民俗文化独特，邻近城镇的局部区域已延伸出为休闲游憩人群服务的农业体验、农业观光、农业科普研学、旅游服务等功能。

4 重庆都市圈城乡融合分类指引

结合重庆都市圈不同地域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以及城乡时空距离、经济社会联系等，从“功能—网络—区位”多维度分析识别都市圈城乡融合关系，构建重庆都市圈多层次、圈层式的城乡空间融合发展格局，由内向外划分为中心城区带动型、区城区带动型、强镇带动型、特色资源带动型等 4 种城乡空间融合发展模式，分区域、分类型提出规划指引。同时，以城乡融合发展单元为抓手构建空间治理体系，探索建立健全市级统筹、中心城区牵头、周边城市协同的都市圈同城化推进机制，推动规划统一编制、项目统筹布局、政策协同制定，完善以县（区）域为基本单元的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布局，构建产业梯度布局、人口就近就业、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格局。

4.1 差异化指引赋能：针对所处圈层明确发展导向

4.1.1 亦城亦乡：中心城区带动型

重庆中心城区是全市综合实力最强、高端要素最集中、生活品质最高的地区，城市优质的要素、资源不断向邻近镇乡延伸，形成持续显著的正溢出效应。紧邻中心城区的镇村生活水平、产业发展水平均相对较高，城乡融合的关键是打通城乡要素流通瓶颈，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缩小城乡资源价值差距，形成城乡功能互补、产业相连、生活同质的城乡融合状态。见图 3。

中心城区邻近城镇应抓住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疏解契机，结合街道周边的镇乡资源禀赋和特色产业优势，差异化承接生产加工、仓储物流、生态游憩、养生休闲、科普研学等产业类型，实现与城市产业和功能的融合对接。城镇开

发边界内的镇乡街，未来将逐步被城市建设用地范围覆盖，应改变固有的城中村改造模式，探索城乡空间、土地、文化和治理的多样化融合发展路径。对于以提供旅游度假功能为主的区域，集中分布于“四山”、桃子山等地区生态资源优势镇乡，应合理引导山上人口向山下城镇集聚，在生态保育的前提下，合理适度挖掘乡村生态休闲、文化旅游等方面的价值，为城市提供高品质的生态产品和服务。农业资源优势镇乡以都市休闲农业为主导，拓展科普研学、休闲体验、文化娱乐等功能，促进农业与旅游、文化创意等产业相融合，形成多重产业交叉互动的新业态。产业资源优势镇乡逐步搬迁山上业态低端、用地低效、污染排放量大的传统产业，围绕中心城区产业链延伸，加强对优势产业关键环节的疏解与承接，从而不断完善自身产业链，构建闭环产业体系。同时，依托中心城区对创新要素和创新主体的吸引集聚效应，规划乡村产业社区，积极培育孵化新产业、新技术，为产业发展植入创新链条，激发乡村产业创新发展活力。

4.1.2 望城在乡：区城区带动型

重庆都市圈内紧邻区城区的镇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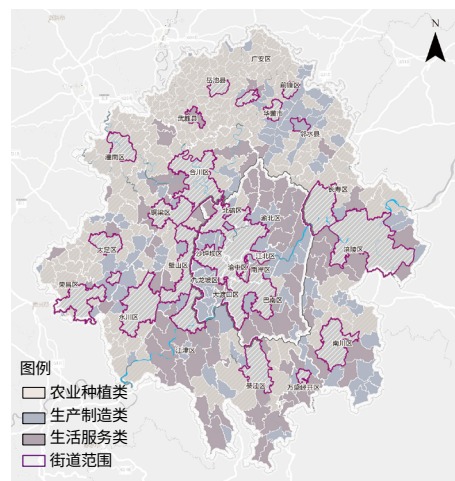


图 2 城乡融合类型集成分析

受区城区带动作用和外溢效应影响有限，毗邻城区的区位优势尚未充分发挥，该类型城乡融合发展应致力于区城区与周边镇乡的融合互补、双向互促。见图4。

以城区发展能级的提升促进功能外溢和产业转移，完善镇乡产业体系，补齐交通、教育、医疗等设施短板，实现多维度的乡村振兴发展。通过周边镇乡的产业结构优化和生产力水平提高，促进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化，支持区城区城镇化发展。农业基础优势镇乡瞄准城市生鲜供应需求，重点聚焦现代山地高效特色农业，依托已有优势品种和优质土地打造规模化、特色化农业园区、种植基地，培育农业加工、物流集散、销地批发等功能，结合农业资源开展休闲农业和乡村精品旅游，形成特色农业产业链。产业基础优势镇乡积极对接区城区产业链，承接相关产业链环节疏解，逐步形成产业链某一专业区段的集聚优势，完善自身产业发展体系，空间上引导乡村企业集中布局，实现规模化、园区化发展。旅游服务优势镇乡生态资源丰富，区位条件良好，需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修复，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有序推进乡村人口精明收缩，形成区域绿色生态基质和景观框架，并结合生态资源优势以及传统建筑、文化遗存、地方风情等，适度发展乡村旅游等生态友好型产业。

4.1.3 联城带乡：强镇带动型

强镇是区域范围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综合实力较强的城镇，是“上接城区、下引乡村”的城乡融合重要节点。强镇带动型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即以强镇为核心，带动周边多个地域相邻、产业相关、文化相近的镇乡联动发展，发挥强镇带动效应和镇乡联合效应，实现跨行政区的要素流动、资源整合、产业协同与设施共享，形成发展合力，激发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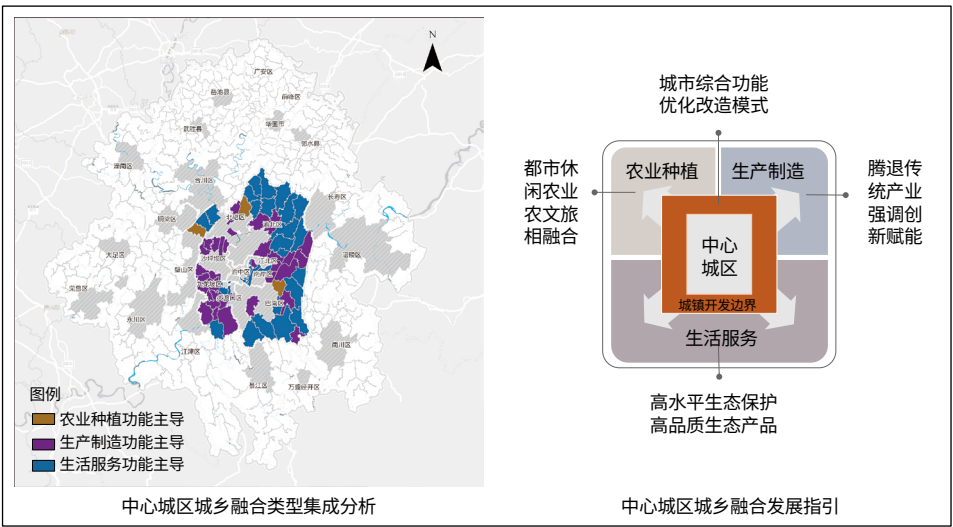


图3 中心城区带动型发展指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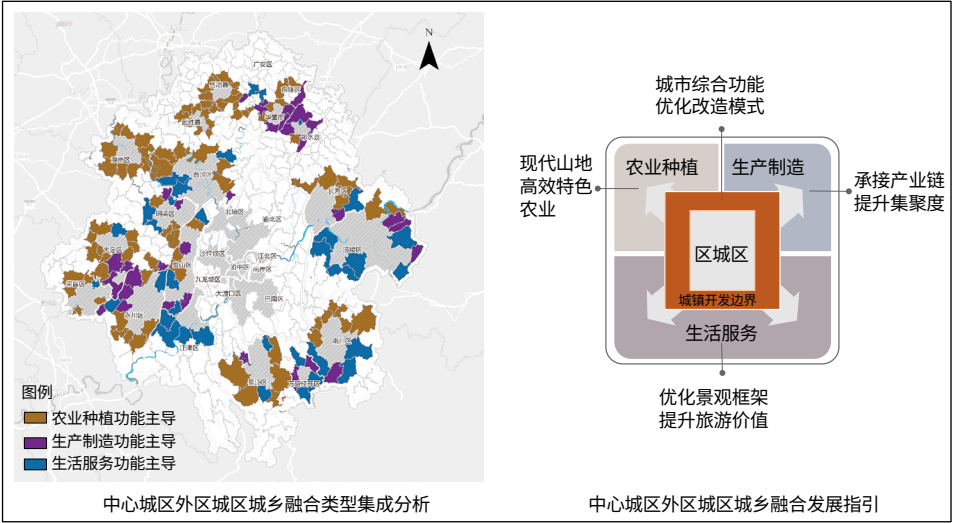


图4 区城区带动型发展指引

村地区的发展内生动力。见图5。

重点提升强镇的城镇综合服务能力，提高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区域服务水平，保障产业用地空间，强化交通设施网络、公用设施支撑，形成片区城乡就业和服务中心，吸引乡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加强片区整体协同，促进各乡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整合城乡产业资源，以片区优势特色产业为主导，打造产业链条、提升价值链，充分发挥各镇产业基础优势，细化镇乡功能和产业定位，调动片区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

通过产业功能的“分工”与“联动”，引导产业合理分布和集聚。整合优化城乡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以共享共建为导向，分级分类整合配置公共资源，构建共享化的城乡生活圈，提升乡村生活品质，缩小城乡生活差距，促进城乡生活均衡发展。

4.1.4 背城望乡：特色资源带动型

该类型区域拥有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等特色资源，但远离城镇发展活力节点，受中心城区、区城区和强镇的影响带动作用较小，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激

发自身发展动力。见图 6。

该类型区域应在保护、传承和延续特色资源的前提下，重视资源价值的转化和变现，围绕特色资源统筹集聚各类要素，打造镇乡经济社会增长点，辐射带动区域发展。重点依托特色资源，适度进行旅游开发，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通过旅游景点打造、建筑风貌改善和旅游配套设施完善等措施，发展精品旅游、民俗度假等特色产业，提升游客吸引力、接纳能力和旅游服务水平。完善公共交通、农村道路，为城乡内外部高效便捷的连通提供支撑保障。此外，同步提升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水平，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4.2 统筹性规划赋能：以城乡融合发展单元为抓手构建空间治理体系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更加强调对自然资源全域全要素的统筹和管控。为保障不同区域城乡融合发展指引策略在规划中的逐级传导和落实，建立空间传导管控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基于重庆都市圈镇乡街规模小、空间布局散、辐射带动能力弱、资源要素集聚难等特点，参考北京规划实施单元、上海郊野单元、成都城乡融合发展单元、武汉田园功能单元的模式，构建重庆都市圈城乡融合发展单元，打破行政区划边界、传统镇村体系和乡村空间“小、散、乱”格局，将地域相邻、人缘相亲、资源禀赋相近的空间作为空间单元，整合规划指标、人口用地、产业功能等多要素，重塑城乡经济地理的重要功能节点，促进城乡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推动城乡地区融入区域发展格局。通过单元中心带动腹地发展形成功能完整、结构合理、辐射周边的空间单元，并作为后续规划编制和管控的基本地域单元，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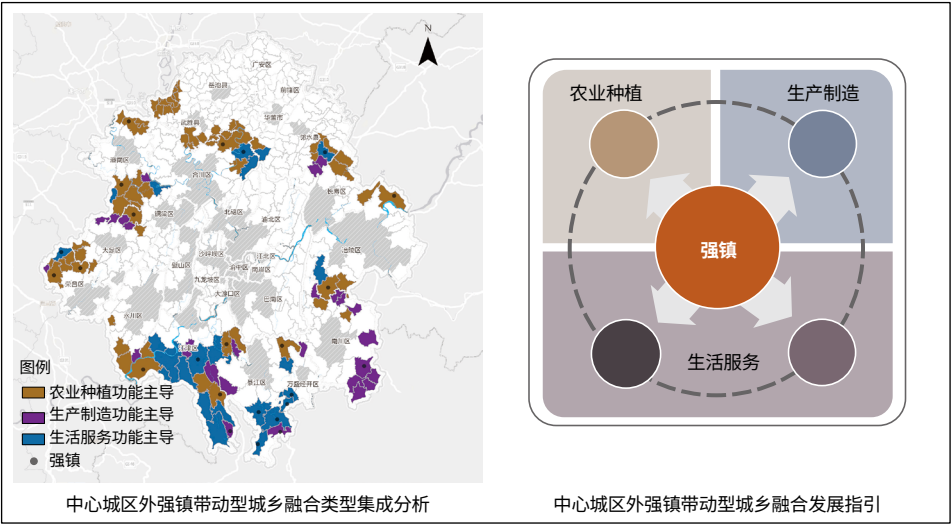


图 5 强镇带动型发展指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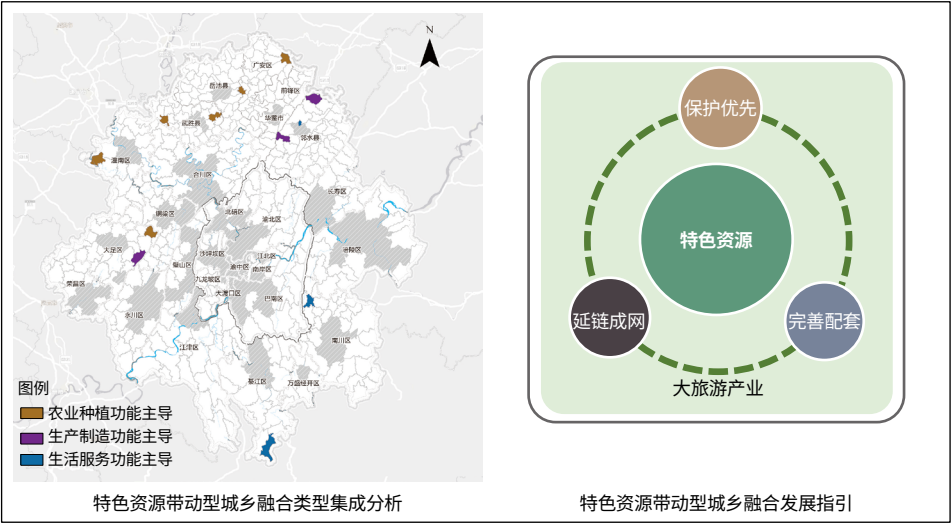


图 6 特色资源带动型发展指引

自然资源统筹管理和规划管控全域覆盖。本研究以“全域分区分类—片区多维协同—中心腹地识别—统筹规划优化”四位一体规划路径为技术路径，通过社会经济、产业发展、人口流动等测度单元中心，采用加权引力模型的基本分析框架，测算单元中心和周边区域的人流联系强度、产业联系强度，识别各单元空间范围，初步识别城乡空间网络联系强度和“中心—腹地”分布现状(图 7)，为后续划定城乡融合发展单元提供基础。在国土空间规划框架下，将城乡融合发展单元作为全域空间组织载体、村庄片

区作为村庄治理的空间底图，遵循系统互动逻辑，衔接传导不同层级规划内容，优化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见图 8。

4.2.1 城乡融合发展单元规划

衔接重庆都市圈市县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划定城乡融合发展单元并提出分类指引，同时以城乡融合发展单元规划为核心，贯穿整个规划体系，加强对不同层级的规划传导。承上，衔接市县县级国土空间规划，落实区域层面城乡融合发展的总体要求、规划理念，以及产业、生态、文化等方面的空间部署；启下，指导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和

城镇开发边界外村庄规划编制，加强下层级规划的可实施性。

4.2.2 村庄片区规划

结合村庄分类结果，联合多个地域相邻、类型相同或相关的村庄，编制村庄片区规划，发挥片区规划资源整合、承上启下的作用。统筹片区内农业、农田水利、综合交通、市政设施、产业发展、历史文化保护、旅游等多项专业规划，在区域范围整合村庄资源要素，加强优势互补、以强带弱，促进村庄协调联动发展。承上，衔接城乡融合发展单元规划，落实“三区三线”等空间管控要求，优化总体空间布局，确定村庄发展定位、发展规模、管控指标等核心内容；启下，指导村域图则管控，细化村域土地利用方案，避免城乡均衡发力和无序竞争。

5 结束语

对于成长型都市圈而言，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广大乡村地区。本研究基于“功能—网络—区位”视角，以镇乡街为基本单元，突破传统统计数据 and 行政边界限制，对重庆都市圈城乡融合地区功能类型划分和网络联系进行了评价与识别，探索性地提出“全域分区分类—片区多维协同—中心腹地识别—统筹规划优化”四位一体规划路径，推动资源优化配置与城乡空间格局重构相匹配，关键在于强化因地制宜，为培育基于功能联系且相互依存的地域共同体提供研究基础。

[参考文献]

[1] 罗平. 都市圈城乡产业融合：基本特征、实现机制及政策建议[J]. 农村经济, 2021(6): 79-86.
[2] 贺艳华, 周国华, 唐承丽, 等. 城市群地区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理论初探[J]. 地理研究, 2017(2): 241-2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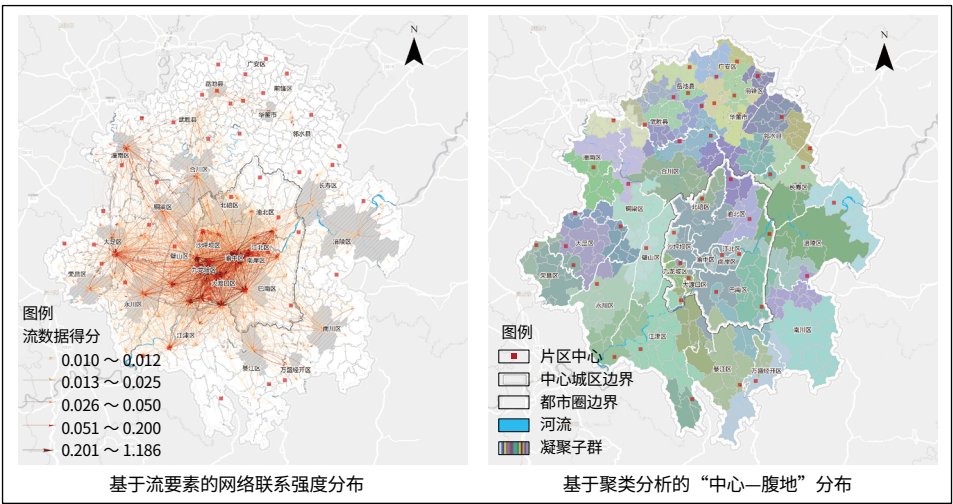


图7 基于流要素与聚类分析的网络联系强度和“中心—腹地”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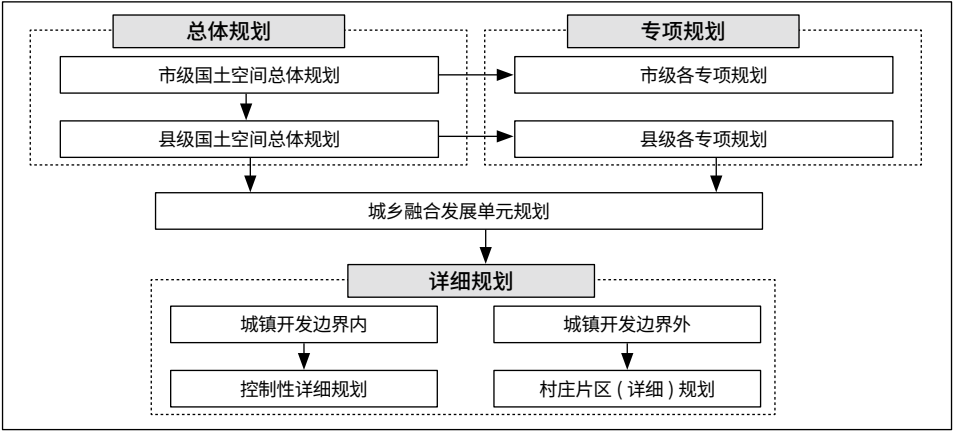


图8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逻辑

[3] 杜金莹, 邱杰华, 何冬华. 城乡等值化理念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促进乡村振兴的路径：以广州市从化区为例[J]. 规划师, 2023(5): 34-39.
[4] 卢丹梅, 曾怡瑞, 袁楚枫, 等. 和而不同：城乡融合视角下广州近郊乡村特色发展策略[J]. 规划师, 2024(6): 128-135.
[5] 方创琳. 城乡融合发展机理与演进规律的理论解析[J]. 地理学报, 2022(4): 759-776.
[6] 李和平, 赖文韬, 肖文斌, 等. 乡村连片规划：实践指向、理论逻辑与路径方法：基于“功能—网络”视角的解析[J]. 城市规划学刊, 2023(3): 47-57.
[7] 代亚强, 张玥, 柯新利, 等. 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以河南省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8): 2059-2075.
[8] 李和平, 池小燕, 肖竞, 等.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单元的构建与发展路径研究[J]. 规划师, 2022(10): 101-108.
[9] 周佳宁, 泰富仓, 刘佳, 等. 多维视域下中国城乡融合水平测度、时空演变与影响机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9): 166-176.
[10] 张伟, 闫海, 胡剑双, 等. 新时代省域尺度城乡融合发展路径思考：基于江苏实践案例分析[J]. 城市规划, 2021(12): 17-26.

[收稿日期] 2025-03-28